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儁

謄録監生臣胡澄

山西通志卷二百九

藝文二十八　書一

漢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

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忼

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雋哉僕頼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禄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

處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迺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

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
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
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
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

僕又佴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

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摇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顔耳曷足貴乎且

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隂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逺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

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絏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

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

背霑衣也身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戒段會宗書　　　　谷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才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

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奏諫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書　張敞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惰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

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内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寛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說廉丹書　　馮衍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

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

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
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
砥礪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
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
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
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
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復說廉丹書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說鮑永書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

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寛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内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

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鷩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産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恵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吏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正定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幷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

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吏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

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遊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

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禄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官屬行不自量顧侯白以行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再與陰就書

衍材素愚駑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内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府察揆其素行復得首領倍知

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劾忠心

與婦弟任武達書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

有妻妾雖宗之渺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頼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

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留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討婦當去久矣念爾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訩訩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使櫛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餧芻泥塗心為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

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刼詞語百
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强復舉宗逹人
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縠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
惡身不為揺耳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
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
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
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竒命薄端相逢遭身恨以華盛
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

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絶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與宣孟春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此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所好哉

遺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令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蝗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菜

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邦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

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攖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

報馮衍書　　田邑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

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

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

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揺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答關公書　諸葛亮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

封還曹操所賜告辭書　關　侯

切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托某以知望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顔良於白馬誅文丑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伏望臺慈俯垂鑒照

復曹操書

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其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其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

又復曹操書

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猶獨立不詭其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終小人下耶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斡旋漢鼎窮海内外將拜下風慕高義獨其兄弟哉

歸昭烈謝曹操書

愚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

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尋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睨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避三舍意者亦如晉重耳之事秦穆公者乎某謝

與張遼書

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為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為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子且休矣

魏

河東上書　　董尋

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黄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

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

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戒子姪書　　　　王　㫤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

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

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帶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知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

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

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毁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黙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

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令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頴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茍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

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

合宜其行事如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與嵇蕃書　　　趙至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謡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夫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羣獨逝背榮麟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歴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

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元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逺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

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横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

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

云

晉

遺石世龍書　劉琨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

横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
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
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
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蟷冦不足掃且天下大
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
書闇與孫吴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
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
儒所具

報劉琨書　　石世龍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謹遣使報謝

辭稱尊號書

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紛自今敢言刑茲無赦

議奉介子推書

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

求言書　石季龍

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

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以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彌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寶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臺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

周

上周太祖書　　柳虯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

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著之衆議

隋

上牛弘書　王孝緒

竊以毒螫噆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

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感況懷抱之内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動哀矜之色開寛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騰飛窮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縊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没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

七年直省課稅不免慶賞不沾貢禹之田供釋氏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關山迢遥翹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冒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

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已夫不世出者信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悍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

克念眄窮愁之間矚離憂之詞托志於前修通心於来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唐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邈然自失誠恐持郄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

曹鄶之音歷塋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句時輙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来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呵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中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别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

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襃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絶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虚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徽絶曾不能髣髴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板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

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正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需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安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襃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禄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

事至於容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
貪赦寫其祖父冠冕繼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
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
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
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
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
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
之弊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愧

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豎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搩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

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豈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邱壑幸恍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托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

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咸亡凡黠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

諫罷豐州書　　唐休璟

豐州控河遏賊實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

慶二州致使外寇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滂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

與吳䖏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雕題之國悲風摇木飢鼯宵鳴毒瘴横天悲鳶畫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闗號鬼門常憂死别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兼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

弘益雖崇班去已而隂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驃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遺使感烈湮沈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齊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歳聞聖賢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啓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抱自私之感下官久辭

榮擢夙慎禍胎内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
人相毁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頼皇明昭宥腰
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予以松竹之操期予以
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
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情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黄金
延陵之許竟懸於寳劍生負食花之恵死效結草之誠
刺血為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恵為看起居注實録
江融别録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

處並乞逸遺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寒惟動履休勝青簡時至顧想窮愁白雲遥來希訪生死珍重珍重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於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旋電轉

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追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僅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豈非妙造無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明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

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廉恥狥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鐘鼎輝其顏眆冠蓋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恥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為也此蓋莊周有言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者康衢之賤

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麈形俗狀游
水鏡而多慚抱鼓援鞞過雷門而自失而欲刻鵠飾㒸
唐突侷餘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深執炬傳螢希
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
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
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
高明之閫閾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
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鵠印蟬簪

金社發公侯之始青阜獨喉望鴻漸而翻雲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朱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藩維克振既歌來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胸懷逸氣遒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烟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辯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託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臺

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滿於鄉黨聲不出於堂閾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飡花佩葉入蘭室而談元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逍遥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元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卮於北牖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雲英臨江湖而採烟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扃停逸頻虛

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
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
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絳灌況庸者而可免於
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蕢方勤為
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
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
相傾寸管合羲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略
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絶等奉推轂

而欣然年勢不許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
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卓月
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
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
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
附雲足而追飈蚋庨輕姿託霜毛而絶海委名勵己蛟
鐔中獨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
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死罪

上睿宗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淪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頼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心不休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令匪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

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行令

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戮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惟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諫縱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於厥躬雖木樸妄誤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進淫巧於

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令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技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滋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用以為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受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技藝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於家用殄厥代

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遐祿厚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明語可誡之矣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

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之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之豈非中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

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狥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
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
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
僭驕怠者削其禄封有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懲其
非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
知之難行之惟難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

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訓誡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説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之懷天禄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必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

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父
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
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
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
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
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
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

師亦何所増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

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

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

矣

與太學諸生喜伏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

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寛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翼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忭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

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
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
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陵傲長上
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怛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㗧㗧也
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踞顧
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

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説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
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
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
公有博厚恢宏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
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為
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
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
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相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

其拒人也愈徧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冐苟進邪薄之夫庶得以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與裴塤書

應叔十四尺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慼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

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

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凡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凡嘗得數書無恙凡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元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搘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與吕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卒

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符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

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别白中正度成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

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

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

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
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
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
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
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
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
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
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

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

初受拾遺獻書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

頓首謹昧死獻書於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
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羣
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
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
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
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
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
茍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

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内廚之膳給其食朝惕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

臣所以授官以来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

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欵屏營之至

答户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户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且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别覩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黙黙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

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輙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别来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来書云麤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宫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輙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顇合散增減耳如不佞者又何幸

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

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

沃非遥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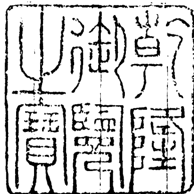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喻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

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
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
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為
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
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
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
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
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

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騂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凉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

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
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
濵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
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更勝添健僕亡書渾似憶
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
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殷勤元旦日歌午又明
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絶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
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

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山西通志卷二百九